

■故园情思

梅雨漫漫涨夏池

□吴建

故乡地处江海平原，每年的六七月份，梅雨时节，雨像扯碎的珠子，一串串滚落下来，一下就是三五天。

那段日子，早上醒来睁开眼看到的是雨，晚上又是伴着雨声入眠。村野浸在水中，房屋泡在雨里，无声地呈现出自然的威力。

梅雨时节，家乡的河都要涨水，正是鱼儿欲上时。父亲总是喜欢拿着网兜，我则提着小桶尾随其后。站在漫漫的水边，看父亲往河里撒网，我心中就默默祈祷能多捕几条活蹦乱跳的鱼。网口慢慢提出水面了，看着网里果然有鱼在跳跃，我欢畅得像鱼儿那样蹦跳，忙不迭地抓住网里的鱼往桶里扔。那些天，几乎顿顿有鲜美的鱼汤喝，小日子过得甯提有多甜美了。梅雨天最大的享受还是和邻家的小伙伴一起偷摇他家的小船，到河中采荷。初夏时节，“小荷才露尖尖角”，而那“尖尖角”却是最清甜的，有荷的清香。我们边采边吃，雨水无言地打在我们的欢乐上，真有无尽的野趣。

在雨中悠然而行，呼吸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另有一番情趣。独自一人撑着雨伞走在故乡的小路上，犹如戴望舒笔下那位丁香般的姑娘。雨很有节奏地敲打在我的伞上，像是古代仕女悠然弹奏着古筝，一曲曲婉转的旋律，温柔地萦绕在耳畔，雨中人心中便漫出不尽的情意。偶尔有风将雨吹落到脸上，凉凉的，感觉舒畅极了。脚边不时有几只青蛙或癞蛤蟆爬过，好像它们也在寻找雨趣。

梅雨时节，故乡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迷蒙的烟雨之中。蒙蒙的湿气晕染了每个角落，像一幅水墨丹青，涂抹淡描，勾勒出故乡小桥流水人家。远眺，农人们披着蓑，躬身在一片银白的水田里插秧；牧童戴着斗笠，悠然地骑在牛背上放牧，多美的一幅“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田园胜景啊！

梅雨季节，雨一直下，一声声，一缕缕，散作万千琵琶语，芭蕉绿，樱桃红；湖光浅，箫声重。思乡的人儿，乡愁浓，思念重。

■诗词歌赋

向烈士的母亲致敬

□张发光

那天，相约已久的我们带着退伍后积累多年的惦记

驾驶摩托，沿途打听在老山战斗中牺牲的一位战友的老家。终于在玉带乡太平坎村见到了李平生烈士家里白发苍苍的八十六岁的老妈妈

老妈妈，当您听说我们和您儿子是战友时您又惊，又悲，又喜

我们围着您，搀扶着您您仔细打量着我们，似乎在寻找自己那四十多年前

入伍参军儿子。哽咽着说“看到你们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儿啊”作为您儿子的战友，我们都明白这是失去了儿子的妈妈感情最深处的心声，这心语胜过了我们人生辞海里所有的金句

老妈妈，我们和您儿虽不在同一母体里降生，然而我们是您儿子一个战壕的战友在战友心目中您不只是重于泰山劳苦慈祥的妈妈我们就是您的儿啊

老妈妈，我们的妈妈您急忙拿来了水果、瓜子抓起来往我们的包里揣您急忙端来热腾腾的新茶

让我们品尝您不好意思说自己家里没啥好饮食要我们原谅，您又埋怨我们“既然要来咋不早点打个招呼”

我们知道您老人家

是要把已往几十个春秋的思念全部化作今天的心意给我们

妈妈，我们的妈妈在和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您生育了三个孩子您的丈夫早年去世战场上牺牲的是您的二儿您有一女结了婚住在附近她的家庭境况一般您大儿是残疾人，三十年前他抱养的孩子已成了家和您生活在一起，如今您已有了十多岁的曾孙正在上学

妈妈，我们的妈妈这次来见到您，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您从当年的悲伤中走出如今您的声音，显得中气十足没有我们预想的那种细微如今您的眼睛，显得坚定有神没有我们预想的那种忧伤如今您的脚步，显得稳健有力没有我们预想的那种蹒跚您，一位革命烈士的老妈妈我们全体战友的妈妈风霜没能阻挡您的刚强岁月磨损不了您的志向高寿的您，如今还爽快地对我们说“我现在过得很好”

妈妈，我们的妈妈神州大地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千万个妈妈，才孕育了千万个忠诚的儿郎才筑起了卫戍边疆的长城才有了人们的岁月静好所以，妈妈，作为您儿的战友我们必须庄严地面向您集合、整理队形、立正纯真地从内心毅然举起右手向您致以共和国军人最标准的军礼

夏至

□景胜杭

蜻蜓点水破译生长的密码
一朵莲念有词
从淤泥里探出一盏明灯
照亮理想，前程

蝉直打胸膛
倾情表白，执着的追求
把日子叫得火热
讨个好彩头

五谷隆着肚子待产
爱情高温中孵化
寻一次华丽的蜕变
为你莲蓬高举

该来的总会来
夏天不负有心人
白天朝圣，奔赴一场
盛大的丰盛，如日中天

■人与自然

浓情盛夏

□米丽宏

作家冯骥才说，夏，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我也觉得如此，盛夏，是四季里面一个热腾腾的极致。

那个“盛”，含义忒丰富，是大，是猛，是阔，是浓；是豪奢，是饱满，是磅礴，是剽悍。极致生美。冬寒，夏暑，是冷热二极，方担得起“大夏天”“大冬天”的称谓；春秋呢，固是旖旎、爽朗、惬意、温和，然个性不温不凉、模糊、玲珑，不称其大，也不成其大。

光明正煎，沸火滚腾，夏天到达巅峰状态，阳光简直是一路尖叫着扑下来的。地面瞬间可以着火，空气似乎一擦即燃。那种笔直的、干燥的、雄浑的巨幅大阳光啊，力量与能量都大极了。它把我们熟悉的一切物事，处理得璀璨、夸张，生出一阵舞台效果，亮晃晃充满陌生感。

而大地，毫不迟疑地承接住，承接住这光、这力、这爆热。只有如此豪奢的太阳，如此宽厚的大地，才能滋养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庄稼吧。

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峰，每一道沟壑，都沉陷在光照里。而每一棵树，都成为喷发绿蘑菇云的风暴之眼。尤其白杨，静止时，是润绿；被风翻转，成了亮灰。这恰如古代的君子，一面怀疑一面笃行，灵魂的歌唱从不停息。它们立在路边、田头、城市的公园里，一棵就浓缩了半个夏天。另外半个，被另外一棵树所凝聚。可是呢，两棵白杨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榆树、槐树、椿树、杜梨；一树一树，全是夏天的壮美。

所有的果树，都珠圆暗结，包孕着或甘美、或青涩的果实。

盛夏的花开，有个性。栀子花，香气和颜色都牛奶般肥硕。凌霄在高处花红灼灼，像一串彪悍的怒骂。蜀葵，越热越疯，撒串儿似的，一杆杆儿全是红的紫的白的花，成团成片连起来。向日葵，心怀永远的冲动和天真，时刻昂扬，时刻虔敬，像某个时代的大无畏青年，充满殉道和献身的热情。荷，涉水而来，周身散发一种慈悲光芒，花、叶皆阔，有盛夏的饱满和磅礴境界。

盛夏的草类，倔巴顽强，有刀枪不入的豪情。马齿苋，犹如绿蜘蛛，脑袋从水泥地的缝隙里，钻出来，绿脚丫一只只紧抓地面，肢节向四面八方伸展。车前草，被隆隆的阳光碾成了一张贴地的绿皮。鸡血藤的藤沙拉拉，黏糊糊，它们四处爬，爬得哪儿都是，外星人一样无法无天。

只有夏天才纵容它们如此疯狂，也只有夏天，才能造就如此的异想天开。盛夏，也有安静的事物。在那连绵的山体、高度饱和的绿色之上，白云低垂，阔大无边。它们一动不动，安详凝滞，夏天像被重新定义，透出一种肃穆的美感。

盛夏，雨大，雨稠。夏天的雨颇像公子哥儿，喜欢率性而为，做事不思谋不酝酿，全是兴之所至。要下，可能一阵瓢泼一阵倾盆，一枚雨点砸起一缕尘烟，转瞬大河流水小河满。也可能，一阵忽雷炮仗，闪电在天空劈开蓝色枝杈，黑云压空，白昼似夜；雨没落几点，忽而阳光暴出，霓虹跨过长天，壮美又兼旖旎，令人心醉目痴。

至于黄昏边沿，倏忽一阵疾风骤雨，此起彼伏，花叶摇翻，檐下簌簌追魂，又叫人生出一份旖旎江南之思。

一年四季，无一非一首精妙绝句，起承转合，严丝合缝。夏季，便是那承，承续，承担，承揽和承受。人之一生，何不似年之四季？总要有轰轰烈烈一场奔跑，淋漓极致一场拼搏，爆发出生命中一个超节拍，一段热烈绽放。急迫，用力，乃至热烈到狂躁，都是可以理解的，谁没有经过一段“大夏天”般的青春岁月呢？

一手撑着滚烫酷暑，一手打开如歌人生。盛夏，的确可以放进去太多的故事。

■灯下漫笔

漫步在敖包相会的

□周光华

《敖包相会》是一首传唱了70年之久的充满草原风情和人间真情的电影歌曲。仅80字的短短一首歌，就足够把我的心拉到了数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的诞生地。夏日里整个草原绿茵似毯，一碧千里；毡包点点，炊烟袅袅；鲜花烂漫，奶香芬馨；牛羊欢叫，马儿嘶鸣，委婉悠扬的蒙古长调不时在空中飘荡。

草原以它的温存与博大印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滋养着艺术的种子。《敖包相会》就这样在草原深处“发芽”。这首歌曲中所描述的两个相爱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通过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伊胡塔镇人。他俩当年的心心相印、忠贞不渝，建设草原，保卫边疆，手无寸铁勇抓敌特，成就了一个不朽的草原爱情故事。

那年，已是内蒙古文联文艺编辑的玛拉沁夫，前往科尔沁左翼中旗参加动员群众支援抗美援朝工作组，听说了这个故事，很受感动。经过反复酝酿，创作完成了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作品发表在1952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上，各界反响热烈。中央电影局决定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搬上银幕，专门派员前往内蒙古与玛拉沁夫接触，并指派专职编剧海默与之合作进行改编。主旨是表现内蒙古大地发生的日新月异变化。影片以蒙古族姑娘萨仁格娃和青年桑布的劳动、爱情以及对敌特英勇斗争为中心线索，以此设置矛盾冲突，展开故事情节。

1952年，根据《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由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开拍。电影局对《草原上的人们》拍摄极为重视，专门调派电影艺术家、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徐韬前往执导。对于民族题材的风格特征，影片很注重渲染与表达，结合牧民生活场景，将自然风光、自然生灵纳入其中，增添内蒙古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充分借助主题音乐、影片歌曲等形式，营造浓郁的大草原风情。“敖包相会”是影片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后相会的一个情节。电影拍摄得很顺利，只是主题歌暂时还没产生。

据知情者回忆，《敖包相会》作词的灵感来自一个美丽的夜晚，作者思绪翻滚，难以入睡，在草原上徜徉。不经意间抬头远望，月光下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敖包旁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作者迅速回到蒙古包，以这个场景为蓝本，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之后，歌词逐渐清晰地成形：“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过来。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耐心地等待，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精炼的是这首歌词的特点，用最少的语言概括丰富的内容。歌词恰到好处地采用生活中的口语，使《敖包相会》更显自然、亲切。含蓄的结尾，既点题，又耐人寻味。

歌词有了曲谱才能飞翔，才能成为人们感情的语言。几经切磋，《敖包相会》由著名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完成谱曲任务。

为了呼应电影剧情的需要，通福亲历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最终为《敖包相会》谱下充满浪漫情怀和民族特色的演绎草原上传世爱情的旋律。在创作过程中，一个乐句、一个音、一个和声，通福都反复斟酌、推敲。他构思了许多优美动听的乐句，但仍觉不够满意。一天晚上，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草原的夜空，通福灵感突现，兴冲冲来到一个蒙古包前，借着月光，用手中的笔在一张烟盒纸上谱曲。突然，蒙古包里的牧民一推门，把他的胳膊碰了一下，手中的笔也打了个弯。这时，通福将手中的曲子一唱，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出现笔误的地方，竟然成了非常美妙的高音。

《敖包相会》情感丰富、内涵深刻，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为了找到这首歌最合适的演唱者，导演和曲作者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20多位歌唱演员叫到会议室，挨个试唱，最终选出了王树理和吴秀云。采用男女声对唱的《敖包相会》，唱出了起伏的群山、清澈的流水、葱郁的草木、绚丽的花朵，唱出了千里草原的无限风光，将草原悠远的意蕴和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影片中风暴大雪过后，桑布在幽静的草原敖包前等待与心上人萨仁格娃见面，主题歌《敖包相会》响起，如同一股原生态溪流，沁人心脾，感人肺腑。一组优美的爱情画面跃入眼帘，让人浮想联翩。

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是创作者内心情感与思维的表达，并通过唤起欣赏者的共同认可来进行传达，这是一个内心共鸣的过程。《敖包相会》在20世纪50年代就家喻户晓，至今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常唱常新，成为人民大众心底流淌的歌。它是草原人民生活的生动缩影，让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音乐中的一个音符。

■口颐之福

荔枝入馔庆丰年

□黎江毅

每年的荔枝红时节，村中都会举办一场宴会庆祝丰收。日头偏西，林中木桌之上，早已备好新鲜荔枝，村民手捧荔枝，围坐交谈甚欢。只需轻轻一剥，晶莹的果肉便显露出来，一口咬下，如同清泉流过心田，带走了采摘荔枝的一番辛劳。荔枝除了鲜食，还能入宴。荔枝菜并非近年才流行的“网红菜”，而是充满历史文化感的菜式，它还有个好听的别名，叫红云宴。《负喧杂录》记载，南汉后主刘鋹每到蝉鸣荔枝熟时便喜欢在荔枝树下设宴款客，饮酒啖荔。《华阳国志》说：“有荔枝园，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昔日宫廷红云宴，如今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今天的主菜是荔枝木烧鸡，要做好这道菜，需要选取生长了几十年的老树木材，这样做出来的烧鸡果木香味浓郁绵长。宰杀两只在荔枝林散养一年的走地鸡，洗净腌制好，肚内填满各类香料，外皮刷上一层荔枝蜜，挂在炉膛里。打火引燃荔枝木，炉膛外冒出微微烟气，散发出一股清淡果木香气。约一个小时后，烧鸡制作完成，原本白净的表皮微微显出焦糖色，鸡肉的嫩滑与荔枝的甘甜完美融合在一起，像极了白居易《荔枝楼对酒》诗言：“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一盞，西楼无客共谁尝。”

随着荔枝木烧鸡出锅，桌上陆续摆满了以荔枝为主的各种佳肴。岭南人讲究不时不食，根据不同时节推出季节食物，荔枝宴灵活运用煎、炒、蒸、炖等各种烹饪手法，将荔枝的色香味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烧鸡以外，荔枝与虾仁、鱼等搭配都不错。先说那荔枝虾球，荔枝的嫩滑软糯与虾的爽口弹牙互补形成丰富口感，且两者都讲究快熟，互相搭配十分奇妙。再说荔香脆鱼卷，选用的是肉质鲜美的桂鱼，将红萝卜、西芹、鲜菇切成丝，与切成小粒的荔枝肉一同卷入鱼片里，定型后放入蒸锅蒸几分钟即可。此外，还有火焰荔枝牛肉、荔枝排骨、百花酿荔枝等地道家常菜，虽然烹饪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口感。

谈笑声中，不觉日已西沉。今年的“荔枝宴”上还有一个仪式，就是可以自创一个荔枝菜。我虽非大厨，却也愿尝试一番。取来一块嫩滑的鸡胸肉，切成薄片，用料酒、生抽、姜片腌制片刻，下锅翻炒。鸡肉差不多成熟的时候，再放入荔枝肉切片，荔枝不耐高温，不能长期受热，此时火候要适中，不可过猛，以免肉质破裂，失去原有的口感。翻炒片刻，直至鸡肉熟透，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荔枝炒鸡片便大功告成。

宴至高潮，村支书取出一坛荔枝酒。酒香浓郁，入口绵软，散发一股淡淡的荔枝香。村民举杯相庆，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荔枝林。

■乡村纪事

田老汉快书唱变迁

□王永武

“娘啊娘啊你真狠心，把我嫁到田马园村，饿了吃沙土，渴了吃茅根。”田老汉一开口，这段苍凉的山东快书唱词，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田马园村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东古城镇境内，村东100米处特意保留下来一段黄河故道遗址。我们沿着黄河故道遗址田马园段石碑旁的小路攀登而上，走上高高的木栈道，一个高达数十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沙土岗子呈现在眼前。四周长着杂树，中间有一小块寸草不生的沙地，边上是陡立的沙壁，依稀可见田马园村原来的风貌。通过展板和当地村民介绍我们得知，当时的田马园村由历史上多次黄河改道遗留的28个大沙丘和不计其数的小沙丘组成，大多数土地都是流沙，全村仅有耕地1000多亩，是一片沙丘遍布、茅草丛生的穷沙窝。

“县委领导来指导，村支书田洪助带头干。平沙丘，填沙坑，治沙造林意志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田马园村在冠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治沙斗争。

“治穷先治沙，治沙必造林。”今年86岁的田老汉记得，田洪助带领500多名村民，推着独轮小车“开”进了荒沙滩，平整沙丘，填充沙坑，种植刺槐、杨树、法桐，固定流动的沙丘。1982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冠县实施防沙治沙2606工程项目，田马园村充分利用工程项目资金，打机井，整良田，党员干部带头种上了苹果树，在树行里种上了西瓜和花生，大行套小行，成功锁住了风沙。通过几十年持续不断栽植林果，田马园村终于甩掉了“穷帽子”，一跃成为全县富裕的小康村。

我们随意走进一个路边的樱桃大棚，只见树枝上结满早熟的大樱桃，娇艳欲滴，放在嘴里酸甜可口。“小樱桃，个不大，经济价值赛西瓜。山农大教授来指点，大樱桃试种在咱村。”说起樱桃种植，田老汉眉飞色舞地说起一件趣事：当时村里苹果种植已成规模，大家收益也不错。1990年，田洪助提倡并带头种植樱桃，带领几户村民试种了100亩。由于当时人们大都没见过大樱桃，三年结束后，人们发现大樱桃居然这么“小”，个头、产量都不能和苹果相比，心里都泛起嘀咕，甚至动了砍樱桃树的念头。田书记和几位村民带着樱桃到北京新发地试售，没想到售价25元一斤仍很受欢迎。于是樱桃成了田马园村的“摇钱树”，种植面积达到4000多亩。

田马园村“90后”新任书记田英冲因时制宜提倡利用大棚科学种植樱桃，亩均纯利润达到5万元，是露天樱桃的2.5倍，采摘时间差带来高收益，大家的种植积极性更高了。目前，全村大樱桃、油桃、苹果、梨等经济林覆盖率达90%，被评为“全国林业十佳村”和“国家级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村”。

“人人都说马园好，十里八乡都夸赞。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各级政府帮助咱……”田老汉一边唱，一边利用停顿间隙用舌头和喉咙模仿山东快书月牙板发出的伴奏声响，唱着自己创作的山东快书《脱贫致富的田马园》。



夏至图。

邹建源 画